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宣室志 第七卷

張惟清

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。寶應中，張惟清都護單於，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，頰長黑衣，告立曰：「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，子幸遷我於軍城中。」已而遂去。及曉，立不論，即入白於惟清曰：「衛公於國有大勳，今廟宇隳殘，飄灑且甚，願新其土木之制。」惟清喜而可其語。先是單於府以惟清有美化，狀其政績，請護軍駱忠表聞於上。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武文其事，刻於碑。詔既至而未刻碑石，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，未還。及修衛公廟，鑿其西，得一石，方而長，其下有刻出「張」字，應然可辨。工人持以獻惟清。惟清喜曰：「天賜吾之碑石。」即召從事視之。立且驚且異，因起賀而白前夢。於是以石為碑，刻高公之文焉。

王璠

大和中，王璠廉問丹陽，因溝其城，既鑿深數尺，得一石，銘文曰：「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瑕，即休也。」工人得之，具以事告白獻於璠。詳其義，久而不能解。即命僚佐辨之，皆無能析其理者。數日，有一叟請謁璠之吏，且密謂曰：「吾聞王公得石銘，今有辨者乎？」吏曰：「公方念之。其義為何如君豈即能究耶！」叟曰：「是不祥也。夫『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瑕，即休也』，皆敘王公之世也。且公之先曰崑，崑生礎，以文而觀，是『山有石』也。礎生璠，是『石有玉』也。崑之子曰瑕休，是『玉有瑕即休』。休者，絕之兆。推是而辨，其絕緒乎！」吏謝之。叟言竟而去。至大和九年冬，璠卒，夷其宗，果符叟之解也。

柳光

大和中，有柳光者，嘗南遊，因行山道，會日晚，誤入山嶼中。松引盤曲，行數里，至一石室。雲水環擁，清泉交貫，室有茵榻，若人居者。前對霞翠，固非人境。光因臨流凝佇，忽見一缶合於地，光即趨之，其缶下有泉，周不盡尺，其水清澈，舉卮以飲，若甘醴。盡卮而後已醉甚，遂偃於榻。及曉方寤，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，遂寫其字置於袖，詞曰：「武之在卯，堯王八季。我棄其寢，我去其辰。深深然，高高然，人不吾知，人不吾調。由今之後，二百餘祀，焰焰其光，和和其始。東方有兔，小首元尾，經過吾道，來至吾里。飲吾泉以醉，登吾榻而寐。刻乎其壁，奧乎其義，人誰以辨其東平乎。」光先閱，閱而異之。遂行，出徑數步，回望其室，盡亡見矣。

光究之不得，有呂生者，視而解之，未幾告曰：「吾盡詳矣。此乃得道者語也。夫唐氏之初，建號武德，武之二年，其歲己卯，則『武之在卯』，其義見矣，蓋武德二年也。『堯王』者，謂高祖之號神堯。曰『八季』者，亦二年也。『我棄其寢，我去其辰』者，言其去，蓋絕去之時，乃武德二年也。『深深然，高高然，人不吾知，人不吾調』者，言其隱而人不知也。『由今之後，二百餘祀』者，言君者來也。且唐氏之初，今果二百餘矣。『焰焰其光，和和其始』者，『焰焰其光』謂歲在丁未也。焰者火，豈非南方之丙丁之謂乎？未亦火之位也。『和和其始』，謂今天子建號曰『太和』，『其始』蓋元年也。『東方有兔，小首元尾』者，敘君之名氏。『東方』，甲乙木也。『兔』者，卯也。『卯』以附『木』，是『柳』字也。『小首元尾』，是光也。『經吾道』、『來吾里』，言君之來也。『飲吾泉以醉，登吾榻而寐』，言君之止也。『刻乎其壁，奧乎其義。誰人以辨，其東平乎』，謂其義奧而隱，獨吾能辨之。『東平』，吾之邑也，益又信矣。如是而辨，果得道者之遺記也。」

李師道（二）

唐元和中，李師道據青齊，蓄兵勇銳，地廣千里，儲積數百萬，不貢不覲。憲宗命將討之，王師不利，而師道益驕。乃建新宮，擬天子正殿，卜日而居。是夕雲物遽晦，風雷如撼，遂為震擊傾圮，俄復繼以天火，了無遺者。青齊人相顧語曰：「為人臣而逆其君者，禍固宜矣。今謫見於天，安可逃其戾乎？」旬餘，師道果誅死。

龍求避地

唐劉禹錫云：僧道宣持律第一。忽一旦，霹靂繞戶外不絕，宣曰：「我持律更無所犯，若有宿業，則不知之。」於是褫三衣於戶外，謂有蛟螭憑焉。衣出而聲不已，宣乃視其指甲，有一點如油麻者，在右手小指上。疑之，乃出於隔子孔中，一震而失半指。黑點，是蛟龍之藏處也。禹錫曰：「在龍亦善求避地之所矣，而終不免。則一切分定，豈可逃乎！」

智空

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，本郡人，道行聞於里中，年七餘。一夕，既闔關，忽大風雷，若起於禪堂，殷然不絕，燭滅而塵空，晦黑且甚，簷宇搖震。矍然自念曰：「吾棄家為僧，迨茲四紀。暴雷如是，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，有罪當雷震死爾。」既而聲益甚，復坐而祝曰：「某少學浮屠氏，為沙門逾五餘年，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！不然，且有贖神龍耶！設如是，安敢逃其死！儻不然，則願巫使開霽，俾舉寺僧得自解也。」言竟，大聲一舉，若發左右，茵榻傾靡，昏霾顛悖。由是驚懼仆地。僅食頃，聲方息，雲月晴朗。然覺有腥腐氣，如在室內，因燭視之，於垣下得一蛟，皮長數丈，血滿於地。乃是禪堂北有槐，高數尋，為雷震死，循理而裂，中有蛟螭之跡焉。

百丈泓

唐河東群東南百餘里有積水，謂之「百丈泓」。清澈，纖毫必鑿。在驛路之左，槐柳環擁，煙影如束，途出於此者，乃為憩駕之所。大和五年夏，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，至此水，困殆既甚，因而暫息，且吟且望。將午，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，俄而纖光發，其音稍響，輻若擊鼓，其光如索而曳焉。生始異之，聲日益繁，遂有雷自波間聲，震光為電，接雲氣。至旅次遽話其事，答曰：「此百丈泓也。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。今旱且甚，吾師命屬官禱焉，巫者曰：『某日當有甚雨。』果是日矣。」

楊詢美從子

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。從子數人皆幼，始從師學。嘗一夕，風雨雷電震耀，諸子俱出戶望，且笑且詈曰：「我聞雷有鬼，不知鬼安在，願得而殺之可乎？」既而雷聲愈震，林木傾靡。忽一聲轟然，若在於廡，諸子驚甚，即馳入戶，負壁而立，不敢輒動。

復聞雷聲若大呵地吼，廬舍搖動，諸子益懼。近食頃，雷電方息，天月清霽，庭有大古槐，擊拔其根而劈之。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，具告詢美，命家僮執燭視之，諸髀咸有赤文，橫布□數，狀類杖痕，似鬼雷之所為也。

### 韋思玄

寶歷中，有京兆韋思玄，僑居洛陽。性尚奇，嘗慕神仙之術。

後遊嵩山，有道士教曰：「夫餌金液者，可以延壽。吾子當先學煉金，如是，則可以肩赤松、駕廣成矣。」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。積□年，遇術士數百，終不能得其妙。

後一日，有居士辛銳者，貌甚清瘦，愀然有寒色，衣弊裘，叩思玄門，謂思玄曰：「吾病士，窮無所歸。聞先生好古尚奇，集天下異人方士。我故來謁爾，願先生納之。」思玄即止居士於舍。其後居士身疾，癰盡潰血且甚。韋氏一家盡惡之。思玄嘗詔術士數人會食，而居士不得預。既具膳，居士突至客前，溺於筵席上，盡濕，客怒皆起，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。居士遂告去，行至庭，忽亡所見。思玄與客甚異之。回視其溺，乃紫金液也，奇光璨然，真曠代之寶。思玄且驚且嘆。有解者曰：「居士，紫金精也。徵其名氏，信矣。且『辛』者，蓋『西方庚辛金』也。而『銳』字，『兌』從金，『兌』亦西方之正位。推其義，則吾之解若合符然。」

### 劉溉

彭城劉溉者，貞元中為韓城令，卒於官。家甚貧，因寄韓城佛寺中。歲未半，其縣丞竇亦卒，三日而寤。

初，竇生晝寐，夢一吏導而西去，經高原大澤，數百里，抵一城。既入門，導吏亡去。生懼甚，即出城門。門有衛卒，舉劍而列。竇生訊之，衛卒舉劍南指曰：「由此走生道爾。」竇始知身死，背汗而髀怵。即南去，雖殆，不敢息。俄見□餘人立道左，有一人呼竇生，擊其手以泣，熟視之，乃劉溉，曰：「吾子何為而來？」竇具以告，曰：「我自與足下別，若委身於陷井中，念平生時安可得？」因涕泣。竇即訊冥途事，溉泣不語。久之，又曰：「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？」竇曰：「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，將半歲矣。」溉曰：「子今去，為我問訊。我以窮泉困辱，邈不可脫，每念妻孥，若肘而不忘步。幽顯之恨，何可盡道哉？」別，謂竇曰：「我有詩贈君，曰：

冥路杳杳人不知，不用苦說使人悲。

喜得逢君傳家信，後會茫茫何處期。」

已而又泣。竇遂告別。未□餘里，聞擊鍾聲極震響，因悸而寤。竇即師錫從祖兄，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諸人。

### 盧江民

貞元中，有盧江郡民，因採樵至山。會日暮，忽見一胡人，長丈餘，自山崦中出，衣黑衣，執弓矢。民大恐，遽走匿古木中窺之。胡人佇望良久，忽東向發一矢。民隨望之，見百步外有一物，狀類人，舉體黃毛數寸，蒙烏巾而立，矢中其腹，輒不動。胡人笑曰：「果非吾所及。」遂去。又一胡，亦長丈餘，魁偉愈於前者，亦執弧矢，東望而射。中其物之胸，亦不動。胡人又曰：「非將軍不可。」又去。俄有胡人數□，衣黑，臂弓腰矢，若前驅者。又見一巨人，長數丈，被紫衣，狀貌極異，緩步而來。民見之，不覺慄然。巨胡東望，謂其前驅者曰：「射其喉。」群胡欲爭射之，巨胡誡曰：「非雄舒莫可。」他胡皆退。有一胡前，引滿一發，遂中其喉。其物亦不懼，徐以手拔去三矢，持一巨礫西向而來。胡人皆有懼色，前白巨胡：「事迫矣。不如降之。」巨胡即命呼曰：「將軍願降。」其物乃投礫於地，自去其巾，狀如婦人，無髮。至群胡前，盡收奪所執弓矢，皆折之。遂令巨胡跪於地，以手連掌其頰。胡人哀祈，稱死者數四，方釋之。諸胡高拱而立，不敢輒動。其物徐以巾蒙首，東望而去。胡人相質曰：「賴今日甲子爾。不然，吾輩其死乎！」既而俱拜於巨胡前，巨胡頷之，良久，遂導而入山崦，時欲昏黑。民兩汗而歸，竟不知其何物也。

### 雞卵

唐敬宗皇帝御應，以天下無事，視政之餘，因廣浮屠教。由是，長安中緇徒益多。及文宗嗣位，親閱萬機，思除其害於人者，嘗顧左右曰：「自吾為天子，未能有補於人。今天下幸無兵革，吾將盡除害物者，使億兆之民，指今日為堯舜之世，足矣。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，但言之。」左右或對曰：「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，而蠹於物亦甚，可以斥去。」於是文宗病之，始命有司詔中外，罷緇徒說佛書義。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。詔命將行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，以鼎烹雞卵，方燃火於其下，忽聞鼎中有聲極微，如人言者。迫而聽之，乃群卵呼「觀世音菩薩」也。聲甚淒咽，似有所訴。尚食吏異之，具其事上聞。文宗命左右驗之，如尚食所奏。文帝嘆曰：「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！」翌日，敕尚食吏無以雞卵為膳。因頒詔郡國，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。

### 許文度

高陽許文度，唐大和中，僑居岐陽郡。後以病熱近月餘。

一日，臥於榻，若沈醉狀。後數日始寤。初，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，與俱行田野，四望間，迥然無雞犬聲，且不知幾百里。其時天景曠晦，愁思如結。有黃袍者謂文度曰：「子無苦。夫壽之與夭，固有涯矣。雖聖人，安能逃其數？」文度忽悟身已死，恐甚。又行□餘里，至一水，盡目無際，波若黑色，杳不知其深淺。黃衣人俱履水而去，獨文度懼不敢涉。已而有二金人，皆長五寸餘，奇光皎然，自水上來。黃衣者望見金人，沮色震怵，即辟易馳去，不敢偷視。二金人謂文度曰：「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，慎無恐。」文度懼稍解，因再拜謝之。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□里，俄望見里門，喜不勝。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，文度悸而醒。見妻子方泣於前，且奇且嘆，而羸瘵不能運支體，故未暇語其事。後旬日，疾少間，策而步於庭，忽見二金人，皆長五寸餘，在佛捨下，即昔時夢中所見者，視其儀狀，無毫縷之異。心益奇之，始以其事告於妻。妻曰：「昨者以君病且亟，妾憂不解。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，由是棄資玩，鑄二金人之像，每清旦，常具食祭之。自是，君之苦亦瘳除，蓋其力也。」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，不食生牢，常閱佛書，因盡窮其指歸焉。

### 商居士

有商居士者，三河縣人。年七歲，能通佛氏書。里人異之。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，有佛書數百編，手卷目閱，未嘗廢一日。從而師者百輩。往往獨遊城邑，偕其行者，聞居士每運支體，輿然若戛玉之音，聽者奇之。或曰：「居士之骨，真鎖骨也。夫鎖骨運絡如蔓，故動搖之，體則有清越之聲，固其然矣。昔聞佛氏書言，佛身有舍利骨，菩薩之身有鎖骨。今商居士者，豈非菩薩乎？然輩俗之人，固不可辨也。」居士後年九□餘，一日，湯沐，具冠帶，悉召門弟子會食，因告之曰：「吾年九□矣，今旦暮且死，汝

當以火燼吾屍。慎無逆吾旨。」門弟子泣曰：「謹聽命。」是夕，坐而卒。後三日，門弟子焚居士於野。及視其骨，果鎖骨也。支體連貫，若紉綴之狀，風一拂，則纖韻徐引。於是里人竟施金錢，建一塔，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。

### 寧勉

甯勉者，雲中人，年少，有勇氣，善騎射，能以力格猛獸，不用兵仗。北都守健其勇，署為衙將。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。時薊門帥驕悍，棄天子法，反書聞闕下。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。詔未至，而薊門兵夜伐飛狐。鉦鼓震地，飛狐人洶然不自安，謂寧勉曰：「薊兵豪健不可敵，今且至矣，其勢甚急，願空其邑以遁去。不然，且暮拔吾城，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，悔寧可及！雖天子神武，安能雪吾冤乎？幸熟計之。」勉自度兵少，固不能折薊帥之鋒，將聽邑人語，慮得罪於天子；欲堅壁自守，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。憂既甚，而策未決。忽有諜者告曰：「賊盡潰矣。有棄甲在城下，願取之。」勉即登城垣望，時月明朗，見賊兵馳走，顛躓者不可數，若有大兵擊其後。勉大喜，開邑門，縱兵逐之，生擒數千人，得遺甲甚多。先是，勉好浮圖氏，常閱佛書《金剛經》，既敗薊師，擒其虜以訊焉曰：「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，長二丈餘，雄俊可懼，怒目呿吻，袒裼執劍。薊人見之，慘然汗愴，即走避，又安有鬥心乎？」勉悟，巨人乃金剛也，益自奇之。勉官御史中丞，後為清塞副使。

### 悟真寺僧

唐貞觀中，有玉潤山悟真寺僧，夜如藍溪，忽聞有誦《法華經》者，其聲纖遠。時星月回臨，四望數十里，闐然無睹，其僧慘然有懼。及至寺，且白其事於群僧。明夕，俱於藍溪聽之，乃聞經聲自地中發，於是以標表其所。明日，窮表下，得一顛骨在積壤中。其骨槁然，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。遂持歸寺，乃以石函置於千佛殿西軒下。自是，每夕常有誦《法華經》聲在石函中。長安士女觀者千數。後新羅僧客於寺，僅歲餘，一日，寺僧盡下山，獨新羅僧在，遂竊石函而去。寺僧跡其往，已歸海東矣。時開元末年也。